

# 繪本中的性別探視

葳格高中附設小學中文專任教師 | 原靜敏

## \* 從《丹麥女孩》寫起

電影《丹麥女孩》（2015 上映）有一段對白，丈夫說：「我能借妳的內衣穿嗎？」妻子說：「不！我們從沒有這樣過，『莉莉』從來沒有留下來過過夜」，丈夫說：「我穿什麼並不重要（語氣停頓），重要的是我做的夢，——它們都是莉莉的夢。」語畢，丈夫躺在妻子懷裡闔眼，妻子安撫如無助幼兒的丈夫，眼神同樣充滿無助與不安。電影畫面的處理壓抑又深沉，觀者因自我投射的意識流動，而生悲憫。

《丹麥女孩》的網路評論繁多，背景不同的讀者，見解不同，但我們無法撇開影片不讓我們關注其顯而易見的性別議題；姑且不論變性是男主角的願望，結局如何，觀眾不難發現，男女主角透過神情和肢體，不斷表現改變或超越性別本身的心理狀態就是故事；心中住著莉莉（異性），夢想成為另一種性別的人，基於社會不容或擔心引起側目，不得不隱藏欲望，像男主角不斷受內在性別衝突而困擾的大有人在；這究竟是生理、心理、社會或教育層面的問題或其它，絕非一元論，重要的是，我們在遇見這群人之前，該懷抱哪些態度？或最初發現孩子行為表現別於原生性別時，我們該如何處理？或如何安排這樣的議題成為通識教育課程？讓大眾正視它，而非隱諱，讓不經意接觸這群人不再感到驚畏……，這是身在兩性世界中的你我，應直接面對的「事實」。

但，傳統告訴我們，女孩不該玩男孩的玩具，女孩該讀女孩該讀的書；男孩不該玩洋娃娃，玩洋娃娃會遭人取笑；男人該像男人，女人該謹守女人本分……，這些約定俗成的「應該」與「不應該」是為了不讓社會秩序脫序、走調？抑或為了執事者「管理」方便？倘若反其道而行，擁有女性性徵者，懷著男人心性；懷著女人心性，卻擁有男性性徵，最後被斷定大逆不道，這樣的觀點和態度，若非擔心接踵而至的麻煩與包袱，就是泯滅包容與接納的美德。

既然德行起自教育推廣，兩性的關注、衝突、接納、欣賞與尊重，也該從教育著手，換句話說，從根本接納性別平等，異性歧視或恐懼性騷擾的現象就會減少，兩性真正達到平權、平等，社會根本問題等於解決了一半。我並非鼓吹男性可以成為女性；女性可以成為男性，而是要達到「忘卻」性別的境界，才不會被刻板性別所困；這就像追求（注意）金錢，反被金錢網綁；關注疾病，反與疾病糾纏一般；前陣子網路流行「無齡感」，鼓吹忘記生理年齡，才能活得自在，相應於性別意識，不刻意凸顯或強調性別意識的生活，才能免於被刻板印象羈絆。

## \* 繪本與性別刻板印象

心理的性別比生理性別更為彰顯，偏差的性別意識引起偏差行為，鄭杏玲提到，影響人類行為的家庭教育、學校教育及媒體文化等，若做錯誤引導，容易產生性別意識的偏差，並代代複製偏差的性別刻板印象（見〈性別意識的形成，解構與再建構〉2009），意味：偏差的性別刻板印象如一只黏在生活的標籤，不易揭去，甚至啟蒙小讀者的繪本，也不自覺的區分性別，讓他們被動或主動的受其影響。就教育層面來說，繪本引領小讀者正視性別議題，關注性別議題，是便捷啟蒙，只怕編輯考慮不周，導致偏差的性別意識。

既然繪本是引領小讀者正視兩性議題的媒材，師長就可以善用這類媒材引導學生認識兩性議題，了解他們對異性認識的程度，並重構異性觀點，修正刻板印象。

談繪本是性別教育啟蒙之前，先談談我在教學現場與學生討論性別議題的例子：為了鼓勵小二學生持續表現正向行為，我把粉色卡片當作兌幣券，至期末換取獎勵，未料男生們抗議，希望卡片換成金剛或汽車圖案。一個男孩卻因悄聲說：「我想蒐集粉色卡片！」引來哄堂，理由是，男生蒐集粉色卡片讓男生們顏面盡失；我問：為什麼男生不能蒐集粉卡？他們卻支支吾吾，答不出所以然。

我因此舉例在公園運動時，見到一個小女生背金剛超人，遊俠般在草皮上嬉戲的例子，問他們：不喜歡洋娃娃，只喜歡金剛超人的小女生，是不是同樣讓女生沒面子？讓他們思考，男女生的玩具是否一定要有所區別？

思考是面對問題、解決問題的啟程，我繼續分享日前遇見一個爸爸帶三歲女兒搭高鐵例子。坐在身旁的女孩，在冗長的車程中不斷向爸爸提問，爸爸溫柔又耐心的回應，引起我的注意。據說，他經常南北奔波做研究，但為了讓太太做自己的事，所以帶孩子分擔家務。學生舉手表示，她們也有溫柔、而且廚藝絕佳的爸爸。該次引導與討論，讓想擁有粉色卡片的男生不再受到訕笑。

引導，能扭轉兩性間不對等的性別觀；相對的，刻意強調性別意識，貶低對方性別，箝制其思想與行為，只會讓關係更緊張，甚至導致衝突。就像男學生拒絕粉色卡片，並非出於天性，乃是生活中處處標籤男女大不同，相較於不受約束的小女生背金剛四處遊玩，以及爸爸主動照顧女兒的實例，正在邁向性別平等的路上插下美好的旗幟，足見觀念改變能讓社會更多元，不必認為男性從事女性的工作，或女性從事男性的工作就離經叛道，予以放大或譏評，就像電影裡的「莉莉」和你我一樣，得擁有被尊重的人權，享受心靈的自由。

## \* 繪本封面的性別

性別議題借繪本圖像表現，源自它向來扮演輕快活潑的角色，提出討論不致過於嚴肅與沉重。正因如此，它容易有意無意影響小讀者對性別的態度和觀感，甚至及至成年，其價值觀仍

屹立不搖，因而撰寫和繪製不能不慎重考量讀者的心理發展。

繪本封面色彩繽紛，從色系可看出其暗指的讀者性別；暖色系的封面，內頁主角多半會由母女聯袂出場；封面若為寒色系，男生擔任主角的機會較大。封面人物（角色）安排，往往也有指定讀者，以筆者最近隨機閱讀的繪本封面為例，《可愛的女孩》、《我要大聲說不》的主角皆是男女兒童；《說100次我愛你》是母女依偎；《早起的一天》和《神奇的胖胖一蓬蓬一小小》是女生；《更少得更多》是兄弟；《想不到妖怪鎮》則是具有性別的動物妖怪。

預設女童或男童讀者，可能是出版社的企劃，但容易導致性別角色失衡。《可愛的女孩》和《我要大聲說不》封面展現性別平等；《說100次我愛你》的母女不易引起男生讀者欲探究竟。《早起的一天》是放大的街景，但右下角看得見豬奶奶拖著菜籃車帶著豬小妹上街。《神奇的胖胖一蓬蓬一小小》的螢光粉紅標題，和圍上螢光粉紅的風衣，召喚女生讀者翻開內頁。《更少得更多》由兩個男生擔綱，繼續翻頁的讀者會不會又以男生居多？封面活潑可愛的《想不到妖怪鎮》亦未脫去性別指涉，媽媽拖著旅行箱，孩子牽著小蝸牛的畫面，說明在性別分工裡，保護兒女的母親角色不易取代，由姑姨或叔伯帶領甥姪出外旅行的畫面，也許是未來繪本編寫的創意。

哪些讀者讀哪些書？經驗告訴我們：「從小看大，三歲至老」，似乎不需要樣本實驗即能得到答案，但無形中促成性別刻板印象，倘若當中有男孩想翻閱有著螢光粉紅的繪本，便會引起其他小男孩嗤笑；不過，小女孩翻閱被認為屬於男生閱讀的繪本，是否引起側目？包容性可能大些，這和男性自古被賦予堅強英雄的形象有關，男兒有淚不輕彈，不能陰柔，以致像女性一樣注重外表、噴灑香水、愛乾淨的男生就被視為「娘腔」，一如「莉莉」的顧影自憐。

並非所有繪本都呈現性別議題，比如學生熟悉以兩隻大小兔子為封面的《猜猜我有多愛你》，便沒有明顯的性別暗示，但多數繪本封面暗示性別的不在少數，比如前面提到的《神奇的胖胖一蓬蓬一小小》或《更少得更多》，故出版社設計封面人物時，若輕忽小讀者的心理層面，性別刻板印象便會深植於心。

### \* 故事裡的性別

前面提到從繪本封面可窺見指涉讀者的性別，封面是男生，主動閱讀故事的自然而以男生讀者居多。意即，圖文暗示的性別觸角，可能以直線、曲線或放射狀向四方延伸，讀者按線尋索，最後便會自我投射，內化文本所給予的價值觀。

比方《可愛的女孩》敘述小吉對同校女生產生好感，一有機會就想要找她一起遊戲，但是被男同學取笑，說他談戀愛了。故事裡的兩性關係是彼此關注、欣賞與合作（遊戲）的關係。對低幼兒童來說，是正向的性別教育，讓讀者認識與異性接觸不必羞赧。《我要大聲說不》內頁雖如漫畫，但主題嚴肅，利用對話教導兒童避免性侵害，比較特別的是，故事訴說男童也可

能遭遇性侵害，反轉受害者都是女生的刻板印象。

《說100次我愛你》是母女間的親密遊戲，溫馨的故事線隱藏男性角色。如果對象重新組合，性別意識就會隱身幕後。豬奶奶為了準備丈夫的慶生宴，帶孫女上街採購，《早起的一天》雖由動物充當主角，卻與《說100次我愛你》不謀而合，為家事奉獻、犧牲的似乎永遠都是女性，如果將角色對調，由豬爺爺為豬奶奶料理生日大餐，故事就會耳目一新。

《神奇的胖胖一蓬蓬一小小》中的艾迪絲聽說姐姐要送媽媽的生日禮物叫作「胖胖一蓬蓬一小小」，因為不知道那是什麼而顯得謎樣，所以憑想像四處尋找，最後找到和她的螢光粉風衣一樣的絨毛娃娃，送給媽媽，讓媽媽十分開心。同樣的，這個角色也可以置換，由男生送禮物給其他的親人、友伴甚至陌生人，同樣能避開性別刻板印象。

《更少得更多》的故事由兄弟主演。弟弟認為樹是大地的詩，把土地當朋友，在吊床上聽鳥唱、看夕陽，哥哥認為樹和土地都要用來賺錢；一個無欲無求，一個追求物質，是很新鮮故事題材，可惜少了女生參與。《想不到妖怪鎮》：酷比和爸媽搭乘妖怪列車遊玩，用「對不起，請，謝謝」當好心情的咒語。故事點子有趣，但脫不開媽媽是孩子主要照顧者的舊印象。

### \* 結語：運用繪本重建兩性觀

繪本文字少，圖像引人，親師多選用繪本作為與低齡兒童交流的媒介，由於它或隱或顯傳遞了性別意識，故而引領兒童閱讀時，不妨直接從故事中提取訊息，找出與之相應的議題，透過討論和舉例，讓小讀者從新建構正向的性別意識、公允的看待兩性關係。比如探討兩性關係的文本《我要大聲說不》和《可愛的女孩》，就可作為輔助教材。

從幼兒園起，兒童便開始與異性互動，除身體接觸外，如果師長或家長過於強調兩性相異，可能會產生互斥現象，另一方面，也可能因成人干預與限制，產生不實際的想像，影響身心的健康。

繪本故事和真實人生相仿，一旦由兩性共演，關係就會鮮明的呈現注意、衝突、接納、欣賞與合作等階段，證明兩性互動有其基本模式及規律。這個歷程並非兩性關係的窄化，而是藉此讓彼此更了解，成為良善的夥伴關係。

簡言之，兩性，從意識彼此存在、強調個人存在而產生敵對或衝突，再到包容對方與自己的差異，最後領悟兩性需彼此合作得以和平共存與雙贏，是一段極其微妙的歷程。

成人過去受傳統禮教影響，對兩性關係的看法或多或少存在男尊女卑的心態，即便現在「Y」世代父母年紀尚輕，在言行中，仍不自覺內化長（前）輩的性別觀，所以，未來性別意識（平等觀），仍需經過一番心理革命，若繪本能持續扮演兩性平等教育推手，相信讀者的性別天平就不致傾斜。另一方面，幼兒或兒童透過繪本，以全新的視野看待性別議題，兩性關係必定更加自在而臻於完美。

## 延伸閱讀

1. 克莉絲·藍布琳文，雷吉斯·法雷、夏洛特·羅德雷圖，王欣怡譯。《可愛的女孩》（臺北：東西，2006）  
ISBN 9867116224
2. 嶋崎政男監修，住本奈奈海繪，周姚萍譯。《我要大聲說不！：避免性侵和家暴的傷害》（臺北：天下遠見，2011）  
ISBN 9789862167946
3. 村上詩子文，大島妙子圖，黃惠綺譯。《說 100 次我愛你》（臺北：小魯，2016）ISBN 9789862115879
4. 賴馬文·圖。《早起的一天》（臺北：親子天下，2016）ISBN 9789869261470
5. 碧翠絲·阿雷馬娜圖·文，吳愉萱譯。《神奇的胖胖－蓬蓬－小小》（臺北：阿布拉教育文化，2016）  
ISBN 9789865876265
6. 郝廣才文，何雷洛圖。《更少得更多》（臺北：格林文化，2016）ISBN 9789861896595
7. 周姚萍文，楊麗玲圖。《想不到妖怪鎮》（臺北：小魯，2016）ISBN 9789862115961
8. 山姆·麥克布雷尼文，安妮塔·婕朗圖，陳淑惠翻譯。《猜猜我有多愛你》（臺北：上誼文化，1996）  
ISBN 957762068X